

上下求索中國魂

允晨叢刊

36

秦家懿
蘇紹興

著述
編修

上
下
求
索
中
國
魂



秦家懿 著述
蘇紹興 編修

目

錄

序 嚴家其 4

導論 做人和做中國人 11

第一章 「中國觀察者」的困境 27

第二章 專制政治的惡性循環 55

第三章 中國共產主義：舊酒新瓶 91

第四章 中國現代史上之學生抗議活動 137

第五章 中國有宗教自由嗎？ 171

第六章 兩次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及一九八九 205

第七章 政權與道德合法性 237

第八章 「民主」會來到中國嗎？ 279

結論 中國文化與專制政治有甚麼關連？ 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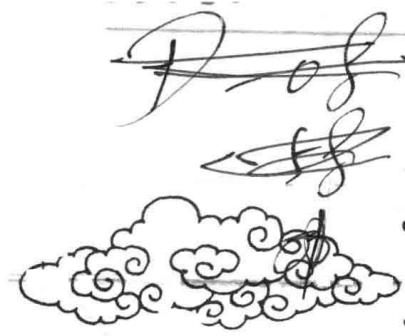
書後 東歐發展給予中國未來的啓示 347

參考書目 357

附錄一 中國現代史重要日期 361

附錄二 大事一覽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至六月二十四日 365

上 下
求 索 中 國 魂



蘇紹興
秦家懿
編修 著述

SBN 957-9027-68-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net

目

錄

序	嚴家其	4
導論	做人和做中國人	11
第一章	「中國觀察者」的困境	
第二章	專制政治的惡性循環	55
第三章	中國共產主義：舊酒新瓶	27
第四章	中國現代史上之學生抗議活動	91
		137

第五章 中國有宗教自由嗎？ 171

第六章 兩次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及一九八九 205

第七章 政權與道德合法性 237

第八章 「民主」會來到中國嗎？ 279

結論 中國文化與專制政治有甚麼關連？ 325

書後 東歐發展給予中國未來的啓示 347

參考書目 357

附錄一 中國現代史重要日期 361

附錄二 大事一覽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至六月二十四日 365

序

一九九〇年八月，第三十三屆亞洲和北非會議在多倫多大學召開，秦家懿教授主持有關「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會，我應邀出席。在召開這次會議時，秦家懿教授剛在美國加拿大出版了她的新著《上下求索中國魂》英文版。

秦家懿教授在中國思想史研究方面有卓著的成就，她曾出版過有關王陽明哲學、《儒家與基督教》多種著作，她和德國著名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合著的《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在神學、宗教界有廣泛影響。《上下求索中國魂》是秦家懿教授在「六四」後寫的同許多已出版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著作不同，《上下求索中國魂》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對「六四事件」的根源作了系統、深入的分析。

《上下求索中國魂》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暴政，究竟來自

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來自共產主義，抑或來自於兩者？在這一問題，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在海外學術界存在著巨大分歧，各種觀點，衆說紛紜。對這一問題的求索，正是對「中國靈魂」的求索。不同的觀點，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哲學，如果付諸實行，將會把中國引導到不同的方向上去。對「中國靈魂」的求索，並非純粹學術之爭，而是關係到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關係到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的重大問題。在今天，中國正在蘊釀著一場空前巨大的變革，秦家懿教授在這本書中探討的問題，將會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國人面前。

文化是相互溝通的人羣、行為模式穩定化的產物。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文化上的差別，是由於這些國家和民族之間不能有效地、充分地溝通造成的。次級羣體文化上的差別，也是由於社會中次級羣體之間溝通的障礙形成的。當這種「不溝通」或「欠溝通」狀態日積月累，不同國家、民族、社羣之間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上就會形成明顯的不同。人類社會中進行溝通的最重要工具是語言，其次是文字。在中國，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差別也許不比法語和意大利語之間的差別小，由於中國的文字是象形字，同一個字在不同地區儘管發音不同，但文字上是沒有區別的。中國語言文字這一特點使中國在遼闊的地域範圍內保持著有效充分的溝

通。

然而，對今日中國來講，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有著相同語言文字的地區之間，甚至生活在同一地區的人們之間，不能有效地進行溝通。四十年來，台灣海峽的隔離，使中國大陸社會與台灣社會在文化上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在今天，大陸社會與台灣社會儘管在「非政治性的文化」上有著種種共同點，但是「政治文化」卻明顯不同。對中國大陸來說，更為嚴重的是，共產主義政治文化，是一種使語言文字喪失人與人之間正常溝通功能的文化。

不論在甚麼樣的制度下，人們內心深處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意識都是大體相同的。民主制度讓人們表達内心深處的呼聲，而專制制度則禁止人們表達。中國大陸四十年來建立的專制制度，儘管披著「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外衣，也不例外，專制制度的最大功能，就在於禁止人們進行正常的溝通，扼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用報刊控制和警察手段，在人與人之間散播猜疑和不信任的種子，使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彼此在政治上不溝通、不了解、不信任，總以為自己内心深處的看法與其他人不一樣。一切暴政，不僅依靠刺刀來維持，而且依靠謊言，依靠謊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普遍隔膜和不信任來維持。

人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權」三大類。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的專制制度是建立在剝奪人民私有財產權基礎上的，這種專制制度由於控制了人們生活資料的來源，因而帶有全能主義的性質——它可以深入到人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以至私人生活中。

然而，在中國大陸，特別在北京，廣闊的天安門廣場，起著一種獨裁者所沒想到的作用。當成千上萬的人因某種共同原因來到天安門廣場時，人們無需通過報紙、廣播、電視而直接交換意見，人們發現他們内心深處的看法是相同的。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人們可以在天安門廣場無所顧忌地、自由地、直接地交換意見，廣場成了專制政治沙漠中的一塊綠洲。天安門廣場之所以聚集著數十萬人羣，是由於唯有廣場人們才能真正自由地呼吸。在羅馬尼亞提密索拉大屠殺後，人們滿懷悲憤，共產主義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居然主動在廣場聚會，在這時，廣場本身就成了推翻專制政權的「組織者」！齊奧塞斯庫創造了讓人民直接面對獨裁者，表達一致意見的機會，專制政權就頃刻瓦解！在中國，每到「國殤日」（六月四日），獨裁者用重兵看守廣場，其原因就在於……廣場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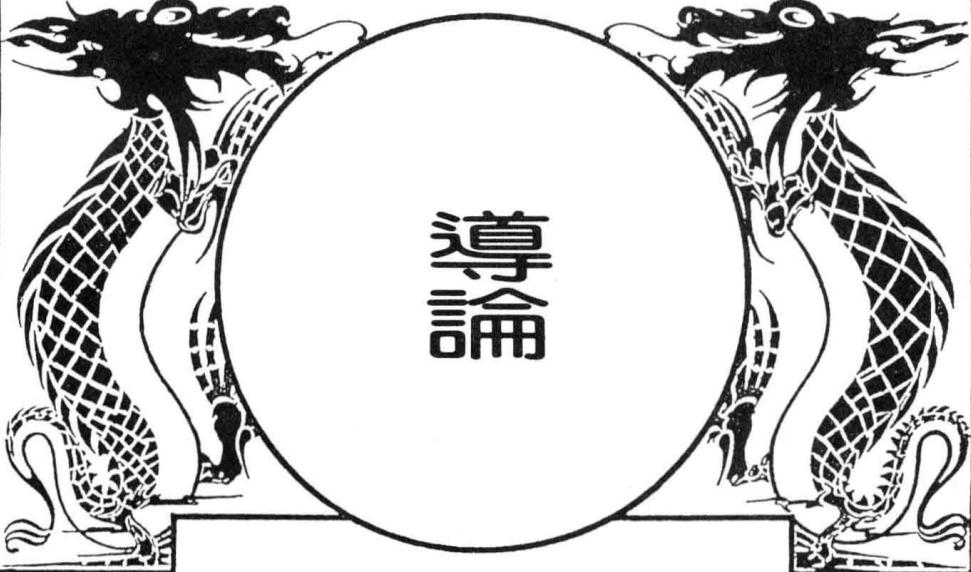
秦家懿教授探索中國靈魂的這本書，指出中國人並不是不同於西方的「異常的人」。在共產主義的專制統治下，中國人內心深處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共同意識，並非來源於「文化」，而是來源於人的良知，來源於人的本性。對同一件事，由於人們在四方面的差別，即對情況了解上的差別、知識經驗、判斷力的差別、利害關係上的差別、情緒和性格上的差別，不同的人會作出不同的結論，但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按照良知作出的判斷卻是大體相同的。「良知」是一個人在能夠自由思考、自由決策的條件下，按照自己對周圍情況的了解，不帶個人利害關係、個人情緒、個人性格因素作出的內心選擇。良知是一種保障人按周圍條件、自由運用理智作出決定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不會因人種、民族、人的社會地位、人是否狡詐卑劣而有不同。專制制度不能消滅人的理智，但會使人的良知普遍泯滅。在專制政治下，那些喪失了良知的人會使自己的智力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因此投機鑽營、損人利己、狡詐卑劣、不擇手段的行為司空見慣。當然，在非專制的政治下，人們也會違背自己的良知去作出判斷和決定。但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聲音會不斷告訴他，他作了不應作的決定。莎士比亞、維克多·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曹雪芹、羅曼·羅蘭、阿瑟·黑利……所有不朽的文學作品，都是建立在對人

性的這一認識基礎上的，沒有對人性的這一認識，就沒有文學。秦家懿教授用她敏銳的哲學探索，達到了深藏在一切不朽的文學作品背後相同的結論。

在東歐和蘇聯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今天，展望中國的前途，我們滿懷信心。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但任何一種文明和文化，都可以走向民主，走向現代化。六四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也同時敲響了共產主義專制政治的喪鐘。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中國大陸終將走上自由選舉和多黨政治的道路。未來的中國，將是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光明的中國！

嚴家其

寫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巴黎



導論

做人和做中國人

一個怪影在中國知識界徘徊

——人道主義的怪影①

王若水

「做人還是做中國人？」哪一方面較為重要？這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似乎毋須回答，即使我們把「中國人」（無論這名稱是屬於種族的，國家的，或是意識形態的）改為「美國人」，「加拿大人」，「德國人」或「日本人」，「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答案應是最明顯不過的。把做人視作比不上做這樣那樣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中國人抑或歐西人、革命或保守分子，那實在是愚蠢不堪。而要人民在做人和做這種那種人之間去作一選擇，就更違背人道和不近情理了。

對於一般人士而言，這似是一項奇怪的問題，因很多人把人道智慧與中國傳統聯想起來。但在中國大陸，這問題確實在千萬人的心中燃燒著。這或許可以分成不同層次去瞭解。「做人」主要解作屬於人類，是自然性而非選擇性的。它也可以解作

享有人權，即是享有作為人的尊嚴。它又有第三個解釋，就是人道和以人道對待別人。做這種或那種人，譬如做中國人通常是無可選擇的。但在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重要性都是國家所指定的忠誠，比其他忠誠都要優先。而且國家還替怎樣實行這忠誠下了定義。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對這個容易使人誤解的簡單問題試作解答。我想斬釘截鐵地說明：我以為做人遠比做任何其他的人都更重要。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由此引申到意識形態方面，我也以為做人遠比做基督徒或共產黨員（或叫做「革命分子」）或資本主義者都來得更重要。我相信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或基督教、儒教等等思想之有無價值，都要視乎他們所結的果實來裁定：究竟人類是因為有了它們而變得更加人道，還是更不人道？

中國大陸的名作家王若水就因持有和我相同的意見而惹上嚴重麻煩。在提出有關做人意義的一些問題時，他率先就問：「人道主義是資本主義階級的意識形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第二個問題是：「革命的本身就是目的嗎？」這答案又是一個否定。

過去流行過一種說法，種田為革命，做工為革命，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革命。那